

签下大单

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将要袭击成都。太闷热了,气象台已经做了强降雨预报。

这天,许量将和赵闻达签订接近1亿资金的借款合同。李玖今天特别打扮了一下,因为她要负责接待工作。张娅开车和女儿一起去公司。

李玖发现妈妈有些闷闷不乐,她知道许叔叔有段时间没和妈妈在一起了。情人就是美梦,有谁见过一辈子都保留美梦的人?有了李行长的反复承诺,赵闻达毅然决定向东方富通大举借款,并几乎接受了许量的所有条件。

赵闻达在回公司的路上,沉痛地对王阳说:“企业的生死,已经完全在银行和高利贷公司的联手掌控之中了。”许量心满意足地送走了赵闻达和李行长一行,张娅配合他做完了相关工作后,也悄然离开了。许量其实很想让张娅回来,哪怕只是聊聊天也好。但他的自尊是强大的,他没有求女人回头的习惯。

这次的6000万借款,东方富通没有要金色集团的任何资产抵押。看来风险大,其实不然,许量有

小说

借贷

资本之鹰

这次的6000万借款,东方富通没有要金色集团的任何资产抵押。看来风险大,其实不然,许量有自己的如意算盘:没有抵押物,这次的利息,他做到了月息六分。虽然不是“砍头息”,但原来的1800万连本带利,还有金色集团的违约金等,又全部转成了新借款。

自己的如意算盘:没有抵押物,这次的利息,他做到了月息六分。虽然不是“砍头息”,但原来的1800万连本带利,还有金色集团的违约金等,又全部转成了新借款。这样,他利用“高利贷”的杠杆作用,很锋利地插进了这家公司。

从高利贷到产业金融资本,这条充满荆棘的路,他相信自己能走通。许量又给还在A省出差的李健康打电话,询问他和陈丹阳谈李的情况。李健康告诉他:“对于金色集团的项目和宜宾兴文石林旅游项目,陈丹阳原则上都同意了,已经出具了战略投资意向书。”

许量正说得高兴,李行长的电话来了:“许哥,我已和分行领导沟

通,我们可以与东方富通做进一步深层次的合作。”

许量很严肃地说:“你先按部就班地做金色集团贷款的前期工作,但最终需不需要贷款,你听我们的通知。”

然后,许量往家里打了个电话,是王玲接听的。她告诉他,谢丽马上要出国留学。许量默然,他摇摇头,感觉到无奈。许量精心设计了金色集团项目的双保险:如果赵闻达能够从李行长那里按时贷到款,自己可以赚取高利息;如果不能,那么,他可以无条件地将债权转成金色集团的股权,主动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。

中午,天空突然乌云压顶。陈

宏兵深深地吁了一口气。刚才,通过许小露的帮忙,钱大富终于答应以精益科技应收账款为抵押借款80万给他,让他第二天下午3点去办理借款手续。

燃眉之急解决了,虽然是月息五分。陈宏兵回到公司安抚好员工后赶回家,他决定把家中值钱的资产抵押或变卖,全部投入公司。许小露打电话向许量汇报,钱大富已经开始援助陈宏兵了。许量满意地笑了:东方富通的债务风险已经开始化解。

下午,许量上网和“微笑的月亮”聊了会几天。她说自己最近有可能来成都看望朋友,问他在成都的什么地方。许量说:“把你的名字

告诉我,我就告诉你我在哪里。”对方好像犹豫了一下,但还是告诉他:“我叫刘嫣然,在华尔街。”许量开玩笑地说:“我叫许量,在中国成都春熙路。我是做高利贷的,是成都的葛朗台。下了飞机,你可以打听,谁是成都坏人许量,很快就可以找到我。”“微笑的月亮”说:“一言为定!”

陈宏兵是在大雨倾盆的时候出事的。当时,他去地下停车场取了车,然后开出停车场。车速很快,他的车盘旋着飞快地跃出地面。但是,出了地面,车却很奇怪地停了下来,把停车场出口堵住了。

后面有人按喇叭,声音很刺耳。保安觉得很蹊跷,他走近陈宏兵的车,看见他趴在方向盘上,忙敲车窗,但他没有任何反应。保安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……唐力派出的两个小伙子没能看到这一幕。

陈宏兵回到家时,他们依据以往的经验,判断今天应该没事了,就向唐力请示。

唐力决定让他们提前收工,理由是雨实在是太大了,而且这么多天来,陈宏兵也没有要逃的迹象。



公开征婚

天涯常客决定面对现实,同时,又不打算完全放弃理想,于是,他准备公开征婚。天涯常客相信,偌大的深圳,一定有像他一样为文学发狂的女人,并且是好女人。只不过这样的好女人没有正好出现在他身边罢了,所以,他要征婚。

天涯常客曾经写过一本书,书名就叫“征婚”,还在商报上连载过。所以天涯常客一进婚介所,立刻就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,说他就是《征婚》的作者,有内封上照片为证。婚介所老板娘当然认定他是开玩笑,所以就笑,不信。但仔细核对照片之后,又不得不信。信了之后,马上就给天涯常客塞红包,请他高抬贵手,不要为难她们。

“这怎么是为难你呢?”天涯常客问,“难道我就不能来征婚吗?”“我知道你是来找素材了,但我们这里确实是规矩的婚介所,不是婚骗所。”老板娘还是不相信天涯常客是真的来为自己征婚的。

“我相信你是规矩的婚介所,不然我还不来呢。”天涯常客说。老板娘眨巴眨巴眼,问:“你真是想征婚?”

小说

离婚未遂

丁力

婚介所为天涯常客介绍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崇拜者。当老板娘把这个情况告诉天涯常客的时候,他不信,想着既然是崇拜者,干吗不通过出版社或杂志社写信给我,还要通过婚介所来介绍?

“不是‘想’征婚,是真的‘要’征婚。”天涯常客说。

老板娘想了想,说:“如果你不是闹着玩,是真要征婚,那么,我就真的帮你穿针引线,并且不要服务费。”

天涯常客说,“我是真的要征婚,你想想,小说我都写完了,出版了也转载了,我还要什么素材呀?有那闲工夫,我不知道再写一本‘离婚’吗?”

老板娘又想了想,似乎明白了,说:“这样,我也不管你是真是假了,你只要把离婚证拿出来,我就当你是真的,就免费为你服务。”

第二天,天涯常客真的就把自己与阿力宝的离婚证拿了过来给

老板娘看。老板娘一看,马上就说是真的。天涯常客觉得奇怪,问她怎么看出来是真的?

“看日期,”老板娘说,“你这个日期这么近,不可能是假的,如果是假的,肯定不会把日期做这么近。”

天涯常客一听,服了,感叹做哪一行都有学问啊。

老板娘说话算话,坚决不收天涯常客的中介费,无论天涯常客怎么样坚持她都不收,但是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条件,要天涯常客把那本《征婚》留下。天涯常客当然同意。事实上,就是老板娘不说,他也打算留下的。

婚介所为天涯常客介绍的第

一个对象是他的崇拜者。当老板娘把这个情况告诉天涯常客的时候,他不信,想着既然是崇拜者,干吗不通过出版社或杂志社写信给我,还要通过婚介所来介绍?

尽管不信,但是见面面无妨。见面一聊,信了,因为对方见面的时候竟然带来他的好几部小说,让他签名。天涯常客自然喜出望外,几乎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。

不用说,那一次天涯常客是高兴的,凡是遇到喜欢他的书的人,他都高兴。但是,高兴之余,天涯常客清醒地意识到他跟崇拜者的关系发展不下去。主要是因为天涯常客爱美,而这个崇拜者谈不上美。大脸,扁,脸上还有许多雀斑,并且

上半身长,下半身短,笑起来鼻窝和眼角都有明显的皱纹。

当天涯常客把自己的决定委婉地告诉婚介所老板娘的时候,老板娘连忙说对不起,说她早知道天涯常客不会看上这个女孩,但是没有办法,女孩一定要见他,老板娘就只好同意了。

“这么说你把我的资料公开了?”天涯常客很警觉。

天涯常客当初委托她们的时候,就要求个人资料不要公开,老板娘也答应了。答应只有她认为比较合适的,才把天涯常客的个人资料透露给当事人,而不是把他的资料对所有的会员公开。但这个崇拜者显然不属于“比较合适”的,天涯常客对对方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漂亮,他跟老板娘说过的。

“没有呀。”老板娘说。

“没有她怎么知道我的?”天涯常客问。

“不是呀,”老板娘解释,“她不是我们这里的会员,是我的一个朋友,我在她家里玩,看到她的书,听说你也来征婚的事,她就吵着要见你。”



清理烂账

丁晓蕾见欧阳倩没了主张,想了想就说:“欧阳,如果你实在闲得慌,那就到我公司做副总吧,我正好缺一个管财务的副总,你去帮我我放心。”欧阳倩觉得这份差事还不错,立马上就应承下来。

丁晓蕾给欧阳倩精心准备了一间办公室,朝东是一落地玻璃窗,站在那儿可以看见奔腾的黄浦江。办公室还摆置了百合、君子兰之类的植物,与米色的墙壁有机相融,显得生机盎然,让欧阳倩欢喜不已。而且丁晓蕾竟给她开了一份两万元的月薪,这更让欧阳大感意外。

上任后,欧阳倩调来公司的全部财务档案熟悉情况。不调不知道,一调吓一跳,财经专业高材生出身的丁晓蕾竟把账务做得乱七八糟,特别是原料入库账更是紊乱,同等品质的棉纱与布料,入账金额相差很大。欧阳倩说:“账做得这么乱,除了差价外,有些不该入原料的账也入了,这方面一定要好好改革,不然怎能把成本减下来?”

丁晓蕾正忙着接一个电话,她示意欧阳稍等片刻。欧阳倩干脆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把健全财务制

小说

闯海的女人

徐向林

回到办公室,欧阳倩仍百思不得其解,作为一名严谨的财会总监,不搞清事实真相她总是如鲠在喉。坐上大班椅,她沉吟,还是拨通了成本核算会计王芳的内线电话,让她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趟。

度的设想一一写了下来。半小时后,她估计晓蕾的电话也接得差不多了,就拿着方案敲开了丁晓蕾的办公室。她原本以为丁晓蕾看到她那份详细的方案后会惊喜一下,但没想到丁对她的方案正眼也没看一下,笑着说:“我这本账可是我们的赚钱账呢……”欧阳倩听得一头雾水。丁晓蕾见她不解,又淡淡地说:“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。”

回到办公室,欧阳倩仍百思不得其解,作为一名严谨的财会总监,不搞清事实真相她总是如鲠在喉。坐上大班椅,她沉吟,还是拨通了成本核算会计王芳的内线电话,让她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趟。

王芳很快就敲门进来了,欧阳

本想单刀直入,但一想到丁晓蕾的那个暧昧表情,就拐了个弯,问:“王芳,我发现最近的账比较乱,丁总让我清理一下,想得到你的帮助,可以吗?”王芳点头应允。欧阳倩顺手就把面前的成本核算账推到她面前,说:“我初来乍到,这笔账始终算不清,你再核一遍吧。”

成本核算账就是王芳记的,她只瞄了一眼,就明白了是咋回事。于是顿了顿,又把账给推了过去:“倩姐,这笔账不要核算了,是丁总指导我记的。我们公司有两本账,一本是给税务局看的,这本呢,算是内部账了,丁总能让您查看这样的账目,就说明她没把您当外人。在我们公司,能看到这本账目的,

也就几个人而已。”

欧阳倩在审计局待过几年,企业记两本账的事她早有耳闻,但内部账为何都做不平呢?她疑惑地盯着王芳,王芳是个有名的“快嘴”:“欧阳,你别奇怪,我们公司进的原料有一些是各方面的关系送来的,比如审计局的王局长……”

王芳还没说完,门外就响起了丁晓蕾的轻咳声,接着她就推门而入。王芳赶紧打住,识趣地离去。欧阳倩已然明白了一个大概,她指着账本对丁晓蕾说:“晓蕾,这样搞会有很大风险的。”

“可不一样风险更大,索性向你挑明吧,有些实力部门的当权人物,总想从我的企业里分得一杯

羹,派发红利,送股都有行贿之嫌,我们就只好想了这个办法,由他们挑选信得过的亲属开公司,我们就从他们那儿拿原料。当然,这些原料的价格会高出市场价格许多,但我们心照不宣,各取所需吧。”

欧阳倩吃惊地瞪大了眼睛,这可是“洗钱”啊!她想劝丁晓蕾别冒这个险,可被丁晓蕾摆了摆手阻止了。她在办公室踱了一圈,甩甩手,拉上了窗帘,斑斓的阳光被挡在窗外,室内顿时暗了下来。她这才悠悠地说:“欧阳啊,你别太理想化了。很多生意,都是这样背着阳光做成的。”

“不,那阳光是被你故意挡住了的。”说着,她走到窗前,把落地窗帘拉开,阳光又“哗”地洒了进来。“瞧,阳光多好啊,这样的生意才有成就感。”在大学里,欧阳倩就是校文学社社长,丁晓蕾知道说不过她,只得讪讪一笑,边往门外边走边说:“你以后就会理解的,有时候,阴影下才有安全感。”

“我偏不!”

看着晓蕾袅袅婷婷渐远的身影,她心里倔犟地说。

